

好的影響，自不待言。

我國此次抗戰，係為爭取國家民族的永久生存，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之下，當各盡本身的能力，負擔其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因過去稅制的不健全，而平民稅負反較富有者為多，不平孰甚！今後應使富有者多盡「有錢出錢」的義務，除由政府注重於所得稅、遺產稅及過分利得稅的課徵以外，并應新辦一般財產稅、財產增加稅及戰時消費稅等。

種族綿續的保障

——生育制度的功能——

一 生育制度是怎樣發生的

我將把人們怎樣和異性結合，結合後生孩子，生了孩子怎樣把他領大成人的，一套活動稱作生育制度。我稱這套活動作為一個社會制度，是因為這套活動是有組織，形成一個體系，而且都針對着同一目的，以滿足人類生活上一個基本的需要。可是生育制度是用來滿足人類生活上那一種需要的呢？本文的目的就在回答這個問題。

讓我們先看一看人類生活上有些什麼基本的需要。Malinowski 說人類生活上的需要可以分成三大類：一是生物性的基本需要，好像營養、生殖、溫暖、安全等。人們並不是直接的，和個別的，在自然環境裏，得到滿足這些基本生物需要的機會；他們用工具，和別人合作，於是發生第二類手段性的需要，好像技術、社會組織等。生產技術需要知識的累積和傳佈，社會組織需要道德和宗教的維持；於是發生第三類綜合性的需要。（註一）生育制度所滿足的需要是屬於那一類的呢？

吳文藻先生解釋 Malinowski 的文化論時曾說：「生物需要屬於第一級，是直接滿足機體的需要，例如營養、生殖、保護、安全，以及衣食住等身體

至於間接稅，今後已屈居於次要的地位；但於菸酒稅及統稅亦可酌量加徵，此項稅制向係採取從量稅，不能適應物價的變遷，以後應改為從價徵稅，以裕稅收而利抗戰。

政府為顧全民生，體恤民力計，對於戰區及接近戰區之受戰事影響者，酌予豁免，或減輕稅率，以培養國民的元氣，增裕將來的稅源，亦為現在所不可忽視的稅政問題之一。

費統

上的需要。此種基本需要產生了牧畜、農、工的經濟制度，技術的組織，婚姻與家族制度，乃至政治與軍事的組織。（註二）

依這種解釋，婚姻和家族等組織，就是我這裏所謂生育制度，是人們造下來滿足我們基本生物需要的，更說得確切些，是用來滿足我們性慾和生殖的食和色，或是營養和性慾，常是被認為人類活動兩個基本動力。生育制度是用來滿足我們生物需要的性慾的麼？

或者有人可以說：Malinowski 在他那本稱作野蠻人的性生活（*Sexual Life of Savages*）的書中（註三）不是描寫着 Trobriand 島民的求偶、婚姻和家庭生活麼？這不是說這種種活動都可歸入性生活的節目麼？換一句話說，它們的功能不是在滿足性慾麼？

生育制度和性生活的關係可以有兩種說法：一是說生育制度是用來滿足人類性生活的需要的，一是說人類性生活的需要是在生育制度中得到的。Malinowski 在那本書中主要的目的是在考察 Trobriand 島民如何滿足他們性的需要。他要說明這種需要是在人類中是轉變抹角，經過求偶習俗、婚姻儀式、家庭生活等文化設備才得到滿足的。他並不是說這些文化設備是為了要滿足性慾而發生的，相反的，這些設備正限制着人們

的性生活。它們既然限制人們的性生活，一定另有一個要限制的目的，這目的決不是滿足性生活的本身。這樣說來，生育制度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Malinowski 說得很明白：「家庭不是生物團體的單位，婚姻不是單純的兩性結合，親子關係亦決不是單純的生物關係。」（註四）又說：「生殖作用在人類社會中已成爲一種文化體系。種族的需要綿續並不是靠單純的生理衝動及生理作用而滿足的，而是一套傳統的規則和一套相關的物質文化的設備活動的結果。這種生殖作用的文化體系是由各種制度組成的，如標準化的求偶活動、婚姻、親子關係、親屬及民族組織。」（註五）

生育制度的功能是在保障種族的綿續。可是種族的綿續是一種生物性的需要麼？Malinowski 說種族需要綿續，好像是把種族當作了一個實體。個人需要生存，種族需要綿續，是兩大生物現象。在我看來種族決不是一個實體，它沒有意志，不能有什麼需要。我們不能說種族自己要綿續，祇能說人要他的種族綿續，更說得明白一些是，人爲了某種原因要種族綿續。若說人類有種族綿續的需要，意思是個人謀生存時需要種族綿續，或是說種族綿續是個人謀生存的條件。可是人要綿續他種族的原因何在呢？在個人的生存上爲什麼種族綿續是個必需的條件呢？簡單些說：人類爲什麼要綿續他們的種族。

一 從性愛到生殖

我在上節提出了「人類爲什麼要綿續他們的種族」的一個問題。讀者初聽來也許會覺得有一些唐突，因爲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所謂不成問題，就是說，這是找不出理由來的。種族綿續是一個素白的生物事實。一切生物都是有生有死，一切生物都在世上謀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綿續。人既是生物，他就得要生活和要生育。生活和生育是生物的機能。若我們要問爲什麼要生活和要生育，人間決無此答案，有之，是在創造生物的上帝。這樣說來，我們正可以假定種族綿續是沒有理由的前提，不必追問了。可是我覺得並不如是。

在單細胞生物中，種族綿續的確可以說是生物機能的直接表現。以變

形蟲爲例：它得到營養之後，體積逐漸增大；可是它獲取養料的多寡，和體內廢物排泄的速度，是決定於和外界接觸的體形面積。體積增加，消耗加多，可是體形面積在比例上卻逐漸減少，到了一個限度，新陳代謝作用無法常態進行。爲了解決這個生理問題，它開始分裂。分裂是它的生殖作用，所以我們可以說它的生殖作用是出於機體的生理要求。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綿續在這個例子裏可說是一回事。

兩性生殖的生物就不能這樣說了。生殖細胞的發生和成熟固然是生物機能的表現，可是從雌雄兩性生殖細胞的結合上說，就不能完全以生物機能一語了之了。在營兩性生殖的植物，生殖細胞的結合常要靠一個媒介。我們若說雄性的花粉非跑到雌性花蕊的柱頭上去，該標植物生理的常態活動即不能維持，那就不免太牽強了，何況事實上確有很多生殖細胞找不到配偶，怨屈而死的呢。

在動物中，用生物機能來說明生殖，比較容易些。生理學家可以告訴我們生殖細胞成熟的同時會有一種內分泌刺激機體，煎迫那帶有生殖細胞的雌雄兩體互相接近，使生殖細胞有結合的機會。若是生殖細胞得不到配偶，它可以引起機體的不安，這就是普通所謂青春期的性愛。

這樣說來，生殖細胞的成熟、性愛的衝動、雌雄交配、兩性生殖細胞的結合、新機體的產生——是一串相聯的生物機能的表現。既屬生物，就無所逃於這一串定命的連環，種族綿續是這個連環所造成的結果，換一句話說，這個生物機能的連環保障了生物界的種族綿續。

我還有什麼理由覺得可以問人類爲什麼要綿續他們的種族呢？若是人類也是在這一個連環中推陳出新，翻來翻去，我這個問題問得沒有意義了。我覺得我這個問題可以問的原因是，在這個定命的連環並沒有把人鎖住在裏面。從性愛到生殖那一個環節中，他就可以跳出這圈子。他可以跳而不跳，那就有個理由可以問了。

我們姑且承認，人和其他生物一般，生殖細胞成熟之後，對於異性有一種要求接近和發生性行爲的生物機能，雖則即在這一節上我們的確已經看見有把性愛遏制到寂滅和昇華的境地。即使我們不相信這輩「偽君子」，

而說性愛是人類普遍的生物機能，可是人類性愛的滿足卻並不一定引起雌雄細胞的結合。這句話並不是一定要等山頹夫人提倡了生育節制之後才說得通。避妊的知識和避妊的事實，雖不能說任何地方都有，卻也決不限於現代都市。Raymond Firth 在 Tikopia 調查時，據說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發現，在這種他認為文化很低的地方，居然有許多都市文明人尚不明白的 *Cocculus interstans* 方法在那裏通行。(註六)我想若是人類學者對於各地土人的性生活知道得多一些時，也許會使他們對於這種事實，不致引以為奇了。*Cocculus interstans* 本來不應視作「文明人」所獨有的秘密知識，它祇在「文明人」中互相秘密罷了。

當然，不但是被認為文化低的土人，就是文明的都市居民的，確有很多還沒有人工避妊的知識，可是沒有避妊的知識，確不一定沒有避妊的事實。有許多關於性的禁止，好像在月經期後不准同房；有許多習俗，好像嬰孩哺乳期不必要的拖長，有許多宗教上的觀念，好像厭惡性感——這些雖則實行的理由並不在避妊，可是以我們現有知識來說，都能減少受孕的機會。這類避妊的事實若加以調查，它的普遍性必然比避妊知識更大。

我們還得承認自己對於性的科學知識還是很幼稚。很可能有不少可以發生避妊事實的行為，沒有被我們所注意。以 Trobriand 島上的土人為例：他們男女在婚前，兩性接觸的機會極多，但是因而出生的孩子卻極少。這事會為難過 Malinowski 據他說，這地方的土人是不相信性交會生出孩子來的，所以沒有實行 *Cocculus interstans* 的；他又相信當地白人關於土人有避妊方法的傳說，結果祇能說，這或者是因為女子性生活開始得太早，所以不易受孕。這祇是一種猜想罷了。(註七)可是這正可以提醒我們，現有的性知識決不夠來確說那個地方絕對沒有避妊的事實。

避妊的事也許有地方沒有，這些地方的人民可以還在上述的生物機能的連環中打圈。從生殖細胞成熟到新機體的產生那一段過程中，人並沒有加以人工的阻礙，可是新機體的產生是否就能說種族得到綿續了呢？這還是一個問題。

三 從生殖到撫育

種族綿續是指在這世界上繼續不斷有該種生物生存着。生物的個體都有一定的壽命，不論是朝菌、蟪蛄，或是冥靈、彭祖，壽命的長短儘可相差的很遠，但是它們總是有死日，那是一定的。因之種族要在這世界上綿續，不能繼續不斷的有新機體產生來代替舊機體的位置，有如接力賽跑一般。這樣，所以種族綿續不能不靠生殖機能。可是我們一定得明白，生殖機能所能做到的，祇是從舊機體中產生新機體而已，新機體產生之後，是否能在世界上生存，能比舊機體慢一些死，在未死之前再有新機體從它產生，都不是生殖機能分內之事了。

生物界中的確有很多種類，子體一旦得到生命，就能獨立生活，不必需母體在授予生命之外再作其他的事。在這些生物，也祇限於這些生物，種族的綿續可以單由生殖機能來保證。可是生物界中同樣有不少種類，子體得到生命之後，它的生活還得靠母體來維持，母體對於子體還得擔負一個時期生活的責任。不能獨立的子體得從母體得到營養和保護，我們說這是母體給予子體的撫育。

從概念上，我們可以把生殖和撫育分得很清楚。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撫育是生活的供養。在事實上，祇有在用分裂法來生殖的單細胞生物中，這兩件事的分界是可以清楚劃出來的。在其他稍稍高等的生物中，兩性生殖細胞結合之後，新生命雖已造成，但是都不能立時開始獨立生活的；它們都得依靠母體預儲的，或臨時供給的養料，才能得到生長的機會。所以生命的維持多多少少是要經過一段撫育時期。

子體獲取撫育的方式很多，有些靠胚乳，有些靠胞胎，在子體生理上沒有長成時取得母體的養料。可是在鳥類、哺乳類等動物中，子體業已離開母體的胞胎，自成一生理單位之後，還是要靠母體來維持他的日常生活。這種撫育方式可說是社會性的，因為這是發生在兩個個體之間。社會性的撫育作用雖不限於人類，但在人類中為最顯著。人類的嬰兒不但所需的哺乳特別長，能獨立直接利用別種食料來營養的時期特別晚，而且即在斷乳之後，生理上雖則可以已經長成，但是還要一個更長的時期去學習在社會上獨立生活的一套方法。這套方法對於個人的生活是極重要的，因為人們

119578 不能單靠生物的機體，個別的去自然爭取生存，他們得在人羣中謀生活。一個沒有學會這一套方法的，和生理上有欠缺一般，不易得到健全的生活；他就沒有能為人類種族綿續上盡力的機會。這樣看來，要在世界上不斷的有人類生存着，很長的社會性的撫育作用是必需的。

社會性的撫育作用豈是和生理性的撫育作用同樣是生物機能的表現麼？根據什麼生物特性人類不但要生孩子，而且還要把孩子領大，撫育成入呢？若是我們不能說人類撫育作用是母體的生物機能，我們也就不能說人類種族綿續是單純的生物事實了。

主張人類撫育作用也不過是一種生物機能的表現的人，喜歡用別種動物的行為來比擬。他們說母愛是一種動物的本能，所謂本能，不論它的意義伸縮性有多大總是指不學而能，由生理結構所決定的行為。他們舉出椽間的燕子雙雙，銜泥作巢，孵出了小雛，一來一往的覓食來喂它們，一直到小燕羽翼長成，眼望着它們紛飛四方。小燕長大了，也照樣的演出這齣悲劇。這種撫育作用顯然是不學而能，是本能的。燕子既然有此本能，其他動物既然也有這類似的本能，其奈人何？

當然，我們不很明白，為什麼燕子非演這悲劇不成；不銜泥，不覓食，在生理上有什麼難過之處。這一點，據這些本能論者說，可以在人類裏找材料來解釋了。小孩子吸乳，一方面固然是嬰兒得到營養的手段，是撫育作用的基礎，另一方面卻是解決母體乳漲難受的辦法。（心理分析家還可以說是母體的一種性感的滿足。）產婦乳汁充塞，引起漲痛是一種生理現象，從這生理上的壓迫引起了喂乳的行為，撫育作用不是本能的，不是出於生物機能的麼？

這種說法固然指出了撫育作用有它的生理基礎；甚至說，我們在上節裏所提到生物機能的連環中，尚有撫育作用的一節，即使我們這樣承認，我們同樣可以說，這一個環節比上一節更是脆弱易斷，何況擔任人類撫育作用的，不祇是有乳汁的母體，還有個乾乾的父親。關於父親在撫育裏的地位，當另外作文討論。

若是我們要找生殖和撫育間斷連的證據，真比找性愛和生殖間斷連

的證據容易得多。Malinowski 可以很堅定地說 Trobriand 島民沒有人工避姪的行為，可是關於墮胎一事就不敢說半句肯定的話了。（註八）在我所調查過的花藍豬中，一個不知道墮胎方法的女人，竟其被稱為「笨老婆」（註九）要等小孩生了下來才想法解決，自然是自討麻煩了。歸有光母親所吃的兩個螺，和我在江村調查時所知道的漁鳥蛋——這一類東西，我相信是極普遍的。也許墮胎的生意太忙了，所以當醫生的先得起誓拒絕這種請求。可是違反誓約的醫生到處可以找得到。因之一九三八年倫敦發生了一個著名的案子，社會上有地位的名醫，公開的向無條件禁止墮胎的法律抗議，最後總算把法令修改了。

殺嬰比墮胎，在母親方面說，更為安全；因之，這也是對付不受歡迎的孩子的普通手段。這裏我們還得注意到很多不流血的殺法，那就是故意的疏忽，而引起小孩的死亡。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我家裏所僱老媽子的孩子和弟弟，都因為病中得不到適當看護而死去。鄉下孩子的死亡是成批的。最近傳說昆明附近的一個村子裏，在一兩個星期中，已經死了一百個以上的兒童。我現在所住的村子裏，一年前還下令禁止把死嬰掛在樹上。死嬰掛樹的意思是不要他再回來討債。假定新西蘭的孩子枉死的不多，則正常的嬰孩死亡率祇有三十九，而我們卻高到二百七十五個。（註一〇）每四個孩子中有一個是不必死而被疏忽致死的。

墮胎、殺嬰和疏忽，使新機體雖則已經得到了生命，但是不能生長。人的身體裏沒有生下一個特殊的器官，能給孩子們一個得到撫育的保障。人類種族綿續的保障在那裏呢？

四 損己利人的生育

人類固然是會用避姪、墮胎、殺嬰和疏忽的方法來逃避因性愛而引起生育，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生物基層上，種族綿續和個體生存實在可以說是相矛盾的。我說它們是矛盾的意思，是種族綿續是從犧牲個體生存上得來的。營養和生殖並不是相成的，生物學者常有把前者作為自私行為，後者是愛他行為。（註一一）因為在生物觀點上說，營

養是損人利己的，生殖是損己利人的。

在動物界中，營養的損人利己性格外顯著，它們得掠奪別的生命，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命。說來似乎把世界看得太冷酷了些，可是靠有機物來營養的不損害別的生命，如何能生活呢？孟子所要求於君子的也祇是遠庖廚罷了。生殖和營養剛剛相反。新機體的產生和發育沒有不是母體的消耗和虧損。做父母的儘管把孩子看得如何着肉，但究竟不是自己的肉。孩子對父母儘管覺得十分體己，但究竟不是自己。他們是兩個個體。從親方來說，生殖總是一己的犧牲。且不说單細胞生物一經分裂，母體就失去其存在，也不必提那種蜘蛛在性交之後雄的照例要喪失生命，或傳說裏的蠍子，母體肚子破了才能讓子體出世。即以我們自己來說，孕婦的痛苦，臨盆的危險，哺乳的損失，教養的麻煩，自是無法掩飾的事。產婦死亡率之高，足使我們驚心。

澈底爲自己利益打算的，就得設法避免生殖。對生殖的恐懼和要求解脫於生物機能的磨難，我常這樣想，是清靜寂滅等苦修主義的出發點。表面看來，苦修主義好像是苦己的，可是推其源似乎是在出於澈底的爲己主義。梁漱溟先生認爲禁慾主義的真根據是在認識和發揮「一個人的生命的完全無所不足」這一點。「他之所以反對男女之事，乃是反對自己忘記自己的完全，失掉自己的完全。人在生理上雖然好像不完全，其實不然：每一男性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有女性；每一女性在心理上生理上亦都有男性；只是都偏一點——都有一點偏勝。」（註一）禁慾的宗教觀是在排斥性的分歧，歸元於一己的自足。這個「高明深厚處」是在澈底洞悉性會引起生殖，生殖是損己利人的事。維持自我的完整和自由自足，就得避免這損己利人的生殖。因之，厭惡性感，這一項生物機能被降爲魔道。我們記得基督是無性生殖的產物，他也是個保持處男以死的人。仇視性，仇視肉體，所保持的完整的自我是一個虛無抽象的東西，所爲靈靈肉的矛盾是宗教的開始，推其源是營養和生殖的矛盾上變化出來的。

119579

在沒有意識，沒有意志的生物中，人己的平衡是由生物機能來維持的，這就是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連環上帝造下一個圈套，在爲己的行爲中安排下一項性慾，使生物們貪圖一時的銷魂，造下了三生的孽種，將錯就錯的

把種族綿續了。種族綿續決不能說是個體所要求的，而祇是性的滿足中不能避免的副產。可是這個圈套却套不住人類，因爲我在上文中已充分說明人是可以跳出那個生物機能的連環的。

這樣講來人類種族不是將要不能綿續了麼？事實卻並不如此，人們雖則看得到生育的損己利人，他又有避妊、墮胎、殺嬰、疏忽的方法來免除這種損失，可是人類種族卻已有悠久的歷史，從未中斷，前途下落，更看不到底。這表明人類的種族並沒有因失去了自然保障而發生危險。他們得到了什麼保障？那就是我這裏所說的生育制度，它是種族綿續的人爲保障。

我時常這樣想，文化本是滿足需要的人爲工具。若是有有一種需要可以由我們機體自然天賦機能來滿足的，我們就不必再加上人爲的工具。文化在這種事情上是多餘的。譬如我們生活上有辨別光線的需要，在普通光度下，我們有眼睛的天賦設備，對付這些光度時，我們不必用人爲的工具。也就沒有文化；可是凡逢着肉眼能力不到之處，我們單靠天賦的生物機能不足應付時，有遠望鏡、顯微鏡、X光鏡、分光鏡等文化設備發生了。不是眼力不夠誰要在鼻梁上架上兩片累贅的玻璃呢？同樣的理由，我認爲若是種族綿續真的不過是生物機能的表現，我猜想社會上不致有規定求偶的習俗，結婚的儀式，做父母的責任等麻煩的事情了。既然沒有地方沒有這些規定，沒有地方不用人爲的方法來保障他們種族的綿續，我們很可以想像，種族綿續一方面是必需的，而另一方面是不能全不費工夫的得來的。

以此爲止，我還是祇從消極方面入手，說明種族綿續是人們所不能憑空得到的，可是我還沒有說明爲什麼人們要費心費力來得到它。接着我就要討論這個問題。

五 社會結構的完整和個人的生存

人是生活在社會裏的，他不但是一個生物的個體，而且是組成社會的分子。他的生存也依靠這兩方面，身體的健全和社會結構的完整。社會結構的完整是個人生存的條件。社會結構的完整有賴於人口的穩定，人口的穩定有賴於新陳代謝作用，人口新陳代謝的結果使種族不斷的綿續。人類種族

19580 的綿續不是滿足生物需要時的副產，而是滿足社會需要時的副產。讓我把這幾句簡單的話從長申述一下。

我先要解釋的是社會兩字。我這裏所說的社會並不是指一羣個人的集合，而是指這羣人互相關連的體系；這是一套相關的行為型式，或簡稱身分。個人是一個具體的有口有鼻的人是某甲某乙；社會身分卻是一個個行為型式，規定着各人相互的關係，是君臣、父子、朋友、兄弟之類。社會身分好像是戲劇裏生且淨丑的各種角色，這字在拉丁文中稱 *Personae*，意思是一個面套。每一個個人對於別一個個人除了極稀少的特殊情形外，總得各各站定一個相關的身分，好像是一定得帶上一個面套，才能發生相互的行為。

從朝到晚，我們不知道換過多少面套，一忽兒是父親，一忽兒是丈夫，一忽兒是老師，一忽兒是買客，一忽兒是聽講的，一忽兒是主人，一忽兒是客人——說起來，那一處，那一時，不是逢場作戲？可是這戲不比那戲，演來得十分認真，喜怒哀樂都要卸到好處，不能有半點差池。對女僕笑容可掬，人家會說你不正經；對學生不擺架子，說是師道不嚴，又要不得；不當主席的向講臺上亂撞，有警察來請你出場，來了客人臉上不帶笑容，就會得罪人。做人真不易，可是世界儘管複雜，人事儘管紛紜，我們還是跳不出社會定下的一套身分，真如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掌上。這套身分的總合我稱它作社會結構。

人不能單獨謀生，已是一句極普通的話了，可是這裏所謂單獨，並不祇是形影相弔的孤獨，我們並不能在人數增加上解決生活問題。一個人不能謀生活，多幾個人一樣不能謀生活，而且一個人能做的事，多幾個人反而可以一樣也做不成。俗語所謂「一個和尚挑水吃，二個和尚打水吃，三個和尚水都沒得吃」，卻是有至理在焉。個人生活所倚靠的，不是任何別的個人，而是各人間互相配合他們行為的體系。這體系就是社會結構，使他們各個人的力量不相消抵，而相成相加。

人類行為要能互相配合，有幾個前提：他們一定得能互相明白對方要什麼？將要怎樣做？希望別人做些什麼事？有什麼感覺？這些前提在生物基層上並不存在。從生物基層上說，每一個人是一個生理單位，他的神經系統是及皮而止，他是密密的封在這單位之內，別人有痛有癢，他是無從感覺的。可

是社會生活祇能在痛癢相關的人中建立起來，而生物的個體是痛癢不關的文化，又派着要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固然做不到使生理上人與人相通，所能做到的祇是各人能按自己的痛癢，來推測別人的痛癢，而與之發生同感罷了。文化造下語言，又造下行為型式，社會身分，做人的面套，目的無非是使人能有把握推己及人，人們的行為相配合得起來。

在戲遊中，我們都有一定的規則，沒有了規則就玩不起來。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沒有規則的足球比賽，規則是什麼意思呢？它們豈不是規定着各個人在某種情境下應當有什麼行為的條文麼？每一個球員全知道別個球員對他的盼望，他也明白別人對他會有什麼行為。不然，大家就亂了一個沒有訓練的球隊就會出亂子。你想若是一個守門的，不依規則，一直衝入對方陣中，別人就會舉止失措，不知道進好還是退好。一個衝鋒的能放膽出陣，是因為他明知道後面有人守着。我在學校裏念書時，最喜歡看足球，尤其欣賞兩翼的側攻。左右翼在場邊接得了球，一直把球向前盤上去，快到角裏，順腳一踢，球已落球門前兩三碼，中鋒接着輕輕把球一頂，送入網中，真容易。我問那個做兩翼的球員，「你們祇顧向前，怎知道一定有人在球門口接你呢？」他說這是練出來的規矩，誰都知道。大家有規矩可守，行為才能配合，在這個例子中表現得最清楚了。

我希望讀者能在我這篇話中明瞭我所謂社會結構是什麼？並且看到社會結構對於我們個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重要。沒有人能脫離社會結構而生活的，所以社會結構是個人生活中生活所必需的條件。

社會結構是有完整性的，譬如沒有子就不能有父，沒有君就不能有臣。社會身分直接間接都有相關連的。社會上固然不是每一個人都當兵的，所以從個人說，他可以從沒進入過士兵的身分。可是以整個社會來說，決不能沒有人當兵，不然，有外侮時就不能抵禦，結果使一個當教員的無法教書，做母親的無法撫育兒女。所以一個人要充分的和健全的生活，一定得有個完整的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是個空架子，並不是實體；社會的實體祇是個人，一個個人把一個社會結構充實了，方成一個社會。霸王別姬中有虞姬這個角色，若是沒

有梅蘭芳或其他演員把它扮演出來，這角色祇是一套虛文罷了。有了扮演虞姬的演員而沒有人來扮演霸王，這齣戲還是不能上台。戲文還可以清唱，社會身分卻不能獨串。因之，讓我再進一步說，個人生活所需要的不是個社會結構的空架子而是一個有人在裏面活動的社會結構。

個人的死亡常使社會結構不能完整。譬如一個女人的丈夫死了，她不再嫁，她的社會結構中就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沒有丈夫，他就有很多行為不能做，也就有很多需要不能滿足，生活就不能說是健全了。所以人的死亡常是社會結構完整的威脅。要維持社會結構的完整，我們既不能有生無死，所以祇有求之於新陳代謝作用了。新陳代謝作用就是舊的死去有新的出生來代替。我在這裏不能再進入討論到這社會的繼替過程，可是要指出我們把小孩子領大是在維持我們社會結構的完整，也是在維持我們個人生存的必需的條件。人類維持他們種族於不斷，不一定要身體裏有一個特殊的器官，使我們可以愛人如己，寧願犧牲自己來成全別人的生活機能；他們是由私的，可是自私的人最後會瞭解，他們生存的條件中，規定看他們得犧牲一些短距的利益，來維持種族的綿續。

社會結構的完整有賴於種族的綿續，因之，我們有維持種族綿續的需要了。可是我們並不能靠生物機能來保障種族綿續。於是我們得規定求偶、結婚、成家等規律，換一句話說，我們得有個生育制度來作種族綿續社會結構完整的人為保障。

六 主觀的動機

種族綿續說來好像名目很大，其實不過是男女們一代一代不斷的生育孩子罷了。所以人為什麼要他種族綿續和人為什麼要生育孩子，意思上並沒有多大差別。可是初聽來似乎很有些不同，因為沒有人念念不忘要種族綿續，所以一問起為什麼要種族綿續，我們很容易去找客觀的理由來解釋。可是一問起人們為什麼要生育孩子，我們就會注意到每個生育孩子的父母所有主觀的動機了。

你若不厭煩，逢人就問：「先生，（或太太，）你為什麼生育這輩孩子

呢？」你可以得到各色各樣的答案。有的向你說，他是爲了嫌太太嚙嚙，生了個孩子可以轉移她的注意對象，少來打擾他；有的說，別人家有孩子，生得怪好玩的，自己是想來一個有的說，她的先生太喜歡了家裏的小貓，有些反常，有個孩子也許可以矯正他的癖好；有的說，沒有了小孩，男人對家庭總是很負責的……翻開這本記錄看看，真是洋洋大觀，無奇不有；至少也可以抵得過離婚理由的一半。人究竟是個萬物之靈，千言萬語也說不完他們這樣多的花樣。

向你申說上述那些理由的人，說時並不想欺騙你，可是過了一回，若是有人再問他這問題時，可以又來一套和方才所說的完全不同的答案。譬如某甲的孩子剛滿月，他寫封信到老家去報告。他向老祖父說：在這國難嚴重的當口，不願困苦，還要生個小孩的原因，全在報答他老人家撫育之恩，使一線血脈，瓜瓞綿綿。信剛發出，他太太爲了小孩的一些瑣事和他吵了一陣，滿心委屈，垂頭喪氣的出門來，剛遇見你，說起了生孩子這件事，他會誠懇的向你解釋，那真是冤枉，我也不要孩子，孩子偏偏找上我來，像我們這輩窮書生，怎樣還配生孩子過了一晚，氣平了，朝上逗着孩子玩笑，生活似乎又很美。這時，他會向自己說：生個孩子，究竟沒有打算錯，沒有了孩子，人生有什麼意義——若是有人替他記錄下來，他自己看見了，也會啞然失笑。究竟那一個算是動機呢？

普通說人是理性的動物，意思是指人們的行爲是有理由的，行爲者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做或那樣做，而且他可以選擇他的行爲方式。這就是所謂理性。而推動一項行爲的理由，就是我們這裏所謂主觀的動機。因之，有不少人說，我們要瞭解一個人的行爲，得從他的動機入手。我們自然可以假定人的行爲是有目的的，並不是無所爲而爲的，可是這些目的是否是行爲者所意識到而說得出來的呢？在事後自以爲是某項行爲的動機，或是所說的理由，是否能和推動這行爲的實在動機和理由相符合的呢？我們有什麼方法能證明它是或否呢？

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就看見不同的意見了。Sumner 在他著名的 *Folkways* 一書中開卷就說：「人以行動開始，不是以思想開始的。」（註一三）

119582 先有行動，後有思想。依這樣說，推動行爲的不是思想，在思想之外，講動機，這動機必然是意識不到的了。行爲者自己怎能知道事後所說的理由，可以因人因地而異，顯然不一定和真正動機相合，它們大都是屬於辯護性質，是宥辭或遁辭。

主觀方面既不容易找到行爲的動機，於是我們得轉到體外來找解釋了。一種解釋的方法是說明它對於個人生存上的意義。譬如有人在吃飯，不論他吃飯的理由據說是在怕母親的訓斥，太太的白眼，或是在和同學們賭本領，在第三者看來，他吃飯的重新意義，還是在他機體需要營養上。每一種行爲，或是一套有系統的活動，即所謂社會制度，對於個體的生存，直接間接，都是有關係的，從這關係上說明它的意義，就是從功能上來說明文化所以然的方法。

我們雖則認爲一切在活動的社會制度都是有功能的，就是對於個人生存上都有它的貢獻，可是我們並沒有說每個人採取某種活動時，都明白它的功能的，相反的，Malinowski說：「個人的動機對於這些大題目，好像種族綿續或文化綿續，甚至營養需要等，是不相干的。不論文明或野蠻，很少人是明瞭有這些普遍的需要存在的。野蠻人很多是不知道性交會生出孩子來，吃飯是營養身體的。」（註一四）

人不能等他完全理會了他生存所需的條件，然後一一依這些條件來計劃他們的制度。生活不能等，我們也不能憑空理會這些條件。從生活本身才能得到理會。Sumner說過，人在沒有經驗和傳統的憑藉時，一切祇有硬碰，在累積的頂子中，受盡了許多怨極的苦頭，才理會到有幾項必需做到的事（註一五）可是還不一定知道爲什麼非做不成，反正做到了就是，管它是爲什麼的。以營養來說，飢餓祇叫人吃東西，口味祇叫人吃適口的東西，它們都不能保證我們一定得到適當的養料。可是我們看見各地方的人民，都取用有澱粉、脂肪、蛋白質和各種維他命的東西作食品，而且大多數地方，各項養料的配合也是極合營養需要的。這很明白指示我們，人們並不是先有了營養的科學知識才得到適當的營養的。我們雖則已無法知道人類如何得到他們飲食習俗的試驗過程，我們祇能反過來說，一個得不到適當營養的

人民，大概不容易生存。這是說，像 Darwin 一般想法，自然的選擇在指示我們的文化。文化在生活的試驗中一點也不盲目。

若是我們以事後個人對於行爲所說的理由作爲動機的表白，我們常可以遇到說不出理由來的行爲。愈是說不出理由來的，這種行爲對於我們生活的關係時常愈是緊要。Sumner說民俗是在無意識中積成的，沒有理由的，至多是說因爲他們祖先和同人都這樣做法，所以不得不這樣做。（註一六）若要說這是行爲的動機的話，祇能說是守俗的動機，但並不能用以解釋爲什麼有這種民俗。

根最深，蒂最固的行爲方式是大家認爲不必問理由的民俗。它們已深入人心，視爲當然，成了習慣，想不到要改變。老子會想像有一個理想的社會，人生一切都有辦法，不必勞心役形，孜孜以求；這時我們可以說一切行爲都是無意識的習慣，肚子飽飽而腦子空空，希望渺渺而筋骨傲傲。他說：「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老子的所謂「愚」不是不能思想，而是不必思想。老子雖則希望這個理想社會的到來，可是事實上並沒有因爲不問理由的行爲方式固然是最可靠最省勁；可是若是有「人」一問，它就變成「沒有理由的騙局」，變成「吃人的禮教」了。它一受打擊就是從招架。文化誦造的苦心，不是廢於一朝了麼？因之，我們對於許多重要的社會制度都是要給它一個維持的理論架子，這就是文化造下爲我們行爲辯護的理由，也常就是普通所謂「主觀的動機」。這些理由可以和這制度的功能毫無相干的。以我們的生育制度論，我們的祖父們還相信綿延宗脈的倫理觀念，我們的祖母們還相信吃更飯的宗教觀念。在一個平穩的文化中，每一個人可以相信這些理由是由他們行爲真正的動機，而且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一致的。我在本節開始時所引變化多端的動機，其實不過表示我們現在的文化變得十分激速罷了。過去的一套理論已經失去信仰，而新的公認的理論還沒有建樹。生育制度失去了維護它的理論架子，種族綿續的人爲保障正在動搖。

當一個社會制度不用它真正的功能來作說服人的理由時，維持它的理論體系一受打擊就會連制度本身都發生動搖。鬼神的信仰和種族的是

否需要綿續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可是因爲生育制度用了鬼神來作辯護，所以一旦不信鬼神，就可以覺得生育孩子都是自討麻煩的愚蠢勾當了。我的確知道有自以爲聰明的人，申言娶妻不是爲生孩子。我早已說過，單從個人立場講，生孩子多少是個人的損失，自討損失，不是愚蠢是什麼？歐宗教的消沈反映出人口的下降，甚至威脅到社會結構的完整。

我雖說主觀的動機不應用來解釋一個制度的意義，可是我並不說爲一個制度辯護的理由是多餘的，一個制度的能否活動，一個社會結構能否完整，每一個個人能否充分的健全生活，都有賴於維持體系的確立。所謂動機確是維持體系中的主要部分，爲維持社會結構的完整而生育孩子也是一種動機，我這裏所發揮的一套理論其實也不過是一套維持生育制度的新體系罷了。後之視今，豈亦將如今之視昔歟？

(註一) 'Special Forward to the Third Edition', in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1932, p. xxxvi.

(註二) 「文化表格說明」，*社會學界*第十卷，民二十七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出版。

近東形勢

自從英國開始進攻敘利亞，繼之德蘇發生戰爭以後，近東形勢更形緊張，英德俄三國在近東之決鬪由是開始，其於世界戰局中已居於一個重要地位，作者打算在本文中把近東的一班形勢及其可以影響世界戰爭之處，予以簡略的說明。

一 近東的地理背景

要明白近東的各種形勢，必先了解近東的地理背景。

近東 (Near East) 是西方人對接近歐洲之東方地帶的稱呼。這些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全是鄂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疆域，在非洲的有埃及，在歐洲的有今日的土耳其，在亞洲的有今日的伊朗

四三頁。

(註三) 該書副名即是：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Courtship,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among the Natives of the Troadian Islands.

(註四) 「文化論」費孝通等譯，*社會學界*第十卷，同註二，一三五頁。

(註五) 同註四，引文一三六頁。

(註六) *We the Tropic*, 1933, p. 490.

(註七) *Sexual Life of Savages*, p. 168.

(註八) 同註七。

(註九) 王同愚遺著，花籃搖社會組織，第一章廣西省政府特約研究專刊，民二十六年。

(註一〇) 陳達，人口問題，*商務*民二十三年，一六三—四頁。

(註一一) H. E. Walker, *Biology of the Vertebrates*, p. 3.

(註一二) 轉引自商務民二十九年，一〇八頁。

(註一三) 所引書，p. 2.

(註一四) 「文化論」同註四，一三七頁。

(註一五) 同註一四。

(註一六) *Folkways*, p. 8.

周子亞

(即舊日的波斯) 伊拉克 克拉克 (即外約旦) 巴勒斯坦 敘利亞 黎巴嫩 和阿拉伯等國這些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都脫離土耳其帝國獨立起來，因此今日的近東問題，也可以說是昔日的土耳其問題。

先說土耳其，土耳其現在的疆域只有一九一四年的三分之一，歐洲之部，北接保加利亞，西連希臘，亞洲之部，東界波斯，東北接蘇聯，南界伊拉克與敘利亞，西南連地中海，北瀕黑海，是一個突出於地中海與黑海之間的半島。土耳其的西面有馬爾馬拉海 (Marmora Sea) 爲歐亞兩洲之界，東

通黑海者爲博斯普魯斯海峽 (Bosphorus) 西通愛琴海 (Aegean Sea) 者爲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其海岸線以地中海及多島海岸爲最曲折。